



绝症缠身九春秋

高节如玉出平凡

——记河北省丰润县新庄子乡财政所征管员武振余

○ 郝立宽 葛焕文

他是一个普通的人，身居农村，工作基层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，默默无闻，不见经传；他是一个不幸的人，绝症缠身，几会死神。但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却把自己的生命融于国家利益之中，把爱岗敬业看做是人生价值的集中体现，把清正做人作为完善自己人格的不懈追求。他就是河北省丰润县新庄子乡财政所征管员武振余。

“我欠国家、家里的太多，不能就这么去了。”

武振余 1974 年由部队转业，1980 年从事财政工作，由于工作出色，1987 年初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新庄子乡财政所所长。从春到秋，他领着一班人一口气也不敢松，苦干了大半年，样样工作都取得了喜人成绩。回到家里，他把工作上的事说给妻子听，妻子也高兴地抿着嘴笑。这个没有任何奢求、贤慧善良的农家妇女做

梦也没有想到，一场巨大的灾祸已经悄悄逼近了这个温馨和睦的小家庭。

这年的 11 月份，正在紧张工作之中的武振余突然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，他以为感冒了，吃了几片药继续坚持顶班，直到最后几个村的农业税尾欠全部收清了，可高烧仍然不退，而且脖子、面部红肿，全身淋巴肿大。在同志们和妻子的一再逼迫下，他才让妻子陪着到唐山卫校医院做检查。切片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，医生偷偷告诉老武的妻子：恶性淋巴瘤，存活期最多 3 年。犹如一声晴天霹雳，一下子把这位平时连远门都没有出过的农家妇女打蒙了。

县财政局和乡领导得知消息后，迅速将武振余转入天津肿瘤医院。一进医院的大门，武振余就什么都清楚了。他一下子想到了死。死这个字眼，他曾经觉得离自己是那么遥远，而如今，它就虎视眈眈地注视着

自己，如影随形，伸手可及。他的脑子一下子乱了，他想起了自己的成长路程，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；想起了财政所刚刚开展起来的各项工作；想起了白发如霜的二老高堂，贤慧善良的妻子，弱小待教的儿女……他又一下子如梦方醒，他欠国家的太多了，欠家里的太多了，国任家责，他都没有做好，“我不能就这么死了”。现实如铁，但他心如铁坚，他要与死神搏斗。实行肿瘤切除手术，他一声不吭；上化疗，他心静如水；化疗对饮食反映强烈，他强忍痛苦，吃了吐，吐了再吃……病魔胆怯了，后退了，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。

“咱不能多花国家的钱啊！”

从天津肿瘤医院出院后，为巩固疗效，每两个月需到天津检查化疗 1 次。武振余的家离天津 300 多里路，每次去天津，老武都是拖着虚弱的身

子,骑40多里地的自行车到唐山火车站坐火车去。县乡领导给他派车,他却说坐小车公家开支大,自己能挺得住。天津医院每个疗程需要3000元,太贵了,他就从天津买药到设备简陋的县医院化疗,每个疗程可节省医疗费2000元。为省下每天18元的住院费,他每天早上骑30里路的自行车到县医院,化疗完后再骑自行车回家,每次回到家都累得他半天起不来炕。化疗杀伤白血球,对身体健康影响很大,必须及时注射高蛋白,以增加营养,增强体质,恢复白血球。但注射1支进口的高蛋白需380元,国产的也需280元。他心疼,坚持不打高蛋白。他用自己的工资和卖粮、卖怀崽母猪的钱买些低价的营养品。

如今,将近9年过去了,武振余没向组织上叫过1次困难,要过1分钱的补助,他说:“困难是暂时的,紧紧裤腰带就过去了,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了”。可家里折腾穷了,走进他的家,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,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一样没有。可几年中他却硬是从自己身上为国家节省了1万多元医疗费。对他这种作法,周围一些人包括医院的一些医生护士都感到难以理解,他们说:你是国家干部,又在财政岗位,得了病应该治,你拼着命给国家省,难道国家缺你省的那几个钱?武振余说:“正因为我是国家的人,才更应该为国家利益着想。我本是该死的病,要没有国家我早就完了,这个恩我一辈子也报不完。要是有了病花国家的钱不心疼,那不成了败家子?咱不能多花国家的钱啊!”

“不干点工作我心里不舒坦。”

1988年5月的1天,出院不久的武振余踏进了乡政府,“我感觉挺

好,今天来上班了。”“什么?”乡书记望着他腊黄的脸大吃了一惊,“这怎么行,你刚出院,还要接着化疗,身体又这么虚,你不要命了?回家好好歇着!上班的事不要想。”“书记,所里人手少,工作多,我干不了重的干轻的,下不了村我可以在所值班,不干点工作,我心里不舒坦。”他请求着。书记心里一热,知道他的脾气,不再坚持,只好一再叮嘱说:“千万不要累着了。你特殊,来去不用请假。”武振余回到办公室,从兜里摸出一张纸来,那是天津医院给他开的长期休养的证明,他拉开抽屉,把它塞到了最底层。

按医嘱,武振余平时还需服用中药。可家里离所有8里路,中午回不来。每天早上,他就把头天晚上熬好的中药装到罐头瓶里,带到班上去吃。刚开始上班他就想和同志们一块下乡工作,可大伙儿说什么也不让。他只好在所里值班:打扫卫生,整理报表,办理各种手续。中午就在所里的小食堂自己动手做点吃的对付了,晚上下班再骑车回家,一天下来,他觉得很累,有点顶不住了。干脆,晚上也不回去了,中午晚上都吃住在所里。从此,这个绝症之人,常常是几天几夜不回家,财政所的小院里,老是闪现着他的身影。

武振余生病后,卸去了所长的担子,但并没因不当所长就松一口气,他主动帮着新所长谋划在全县争先的工作计划。进入农税征收旺季,他不顾同志们的劝阻,坚持下乡征税,他说,农税工作是财政工作的硬任务,农税工作上去了,在全县争先才有可能。1995年8月,正是征收农业特产税的旺季,他不顾病体,坚持和同志们一起走村串户进行收缴,并积极要求分包几个村的征收工作。

有一天他骑车到离所6里路的大麻各庄收税,半路上,他感到全身无力,两腿再也蹬不动自行车了,只好下车推着车子继续走。到了村里,他又硬挺着一家一户的挨门征缴,当征完税回到所里时,已是汗透衣衫,全身瘫软如泥了。这一年,新庄子财政所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农税征收任务,在全县名列第一。

“不防微杜渐,就会损害财政干部形象”

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,特别是对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非常敏感。农税工作直接面向农村千家万户,整天和群众打交道。武振余深知,如果不注意防微杜渐,就会损害财政干部的形象。因此,他时时处处注意按党的要求去做,认真执行农税政策法规。每年下乡征收农业特产税,总会遇到一些群众执意要送给他瓜果,有的还要请他吃饭,这些人有的是出于友情,有的是为了少交税款。不管是什么原因,武振余一概谢绝,按照税法规定照章征税,亲戚熟人一律如此。他说,吃了人家的嘴短,拿了人家的手短,如果吃了拿了,群众看着生气,自己也不气壮,今后工作还怎么做?多少年来,他没吃过纳税户一口饭,一口瓜。去年,乡领导让他去小刘庄帮助搞小康村建设,他一连蹲了半个月的点,但总是早来晚走,不在村里吃饭。干部埋怨他连一顿饭都不吃,他说“坏毛病是惯成的,今天吃一顿不算啥,明天吃一顿不算啥,时间一长,坏习惯就难改了。”正是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,他在纳税户中的声誉很高,他们说:老武收税,不玩邪的,我们服。

(责任编辑 李海南)